

金钱、野心与政治现实间的冲突

对垒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的政治命运

BATTLE

谢 林 王新东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对垒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的政治命运

BATTLE

谢林 王新东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垒：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命运/谢林，王新东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

ISBN 7-5011-6600-5

I. 对… II. ①谢…②王… III. 霍多尔科夫斯基—生平事迹
IV. K835.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079 号

对垒：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命运

谢林 王新东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龙展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00-5/1·409 定价：21.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落马为切入点，记述了其财富积累而在俄罗斯从命令经济向私有化经济转型中的投机过程，揭示出社会在相对不稳定状态下，有时权力可以是绝对主宰国家一切的利器，有时金钱却左右着权力的扩张和缩小；但是在强势领袖的手里，权力的效力远大于金钱。霍氏的失利归因于不合时宜的权欲膨胀和缺乏应有的民众基础。

事实上，俄罗斯社会的悲剧在于现在的那些精英根本上于国家无益，因此国家面临的任务与完成这些任务的人之间并不匹配。

作者简介

谢 林

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致力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并有多篇论文在各类专业杂志发表。

王新东

原名沈山，《经济观察报》资深编辑，长期关注转型期中国产权制度的变革，对中俄两国在社会、经济转轨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一直有着浓厚的职业兴趣。

策 划：首发精典

责任编辑：黄绪国 刘丽刚

封面设计

左右

L.R.STUDIO 64972488 杨 龄

目 录

财富：权力阴影下的扩张与收缩	1
序	11
第一章 引子：不均衡的社会	17

1. 库尔尼科娃的故事	19
-------------	----

短缺问题似乎一年比一年严重。80年代初期，国有商店还能够供应基本的生活用品如奶酪、牛奶、面包和糖等，当时库尔尼科娃全家还抱怨商店里什么都没有，不幸的是几年之后商店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2. “先知”奈舒尔	28
------------	----

奈舒尔意识到计划的指令并非严格从上往下传达的，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整个官僚计划系统就是一个没完没了、没有严格纪律的交易市场，里面没有严格的经济指令，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

第二章 改革：财富重新分配与霍氏发家

39

1. 共青团经济

45

面对困境，共青团必须找到一条生路。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了已经在街头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对苏联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同时也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发迹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个设想：复兴“青年科技创新中心”。

2. 霍多尔科夫斯基辞官下海

53

团领导非常希望霍多尔科夫斯基能够迅速做出选择，到底是留还是走。面临这样的人生选择，霍氏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做出一锤定音的选择，但他最终还是用颤颤巍巍的声音向领导选择了后者。

3. 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套钱工具

58

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到底做什么业务呢？简单说就是将非现金信贷转化成现金。霍氏创新中心的突破口还在于收集积累非现金信贷，将其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积累下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霍氏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他的看法似乎更长远。

4. 从套钱到倒卖

67

普里马科夫没有再次出国倒卖电脑的设想，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要做大买卖，于是他也开始倒卖电脑，用他手上持有的硬通货在国外购买电

脑，运到国内之后用这些电脑来兑换非现金信贷，然后再通过关系将这些非现金信贷兑换成现金和硬通货。

5. 进入银行业 71

“我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我强烈建议你购买 Menatep 银行的股票，我保证你能发财。”在当时的一则电视广告上，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为自己新成立的 Menatep 银行宣传。这家新银行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对霍氏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他积聚资金扩展业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6. 从共产主义者向资本家的转型 78

与过去相比，霍氏现在已判若两人，他甚至夸张地说如果以前的他遇到现在的他，后者几乎会被前者开枪干掉。

第三章 叶利钦时代的财富飙升 81

1. 私有化黑洞 87

有人曾经问私有化的设计师丘拜斯，“你觉得你为俄罗斯做了些什么？”丘拜斯自豪地回答道：“我将权力进行了私有化，我把旧有制度送进了坟墓。”

2. 投机实现财富膨胀 98

由于始终认为只有工业才是最实在、最重要的，金融业、贸易总让人觉得不踏实，霍氏开始疯狂收购，到

1995 年时，它已经控制了 40 多家实业公司。两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 100 多家。

3. 攫取尤科斯 101

霍氏用尤科斯的钱来购得尤科斯公司，他自己并没有出钱，而且也没有交纳税款，这实际上是一场寡头与政治之间达成的交易：通过支持叶利钦总统而换得大量的国有资产。

第四章 寡头干政 121

1. 麻雀山俱乐部 126

站在麻雀山可以清晰地俯瞰莫斯科城，麻雀山俱乐部也就为铭记国家大事、左右政府而成立。在俄罗斯显赫一时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都是俱乐部会员。

2. 拯救叶利钦 131

1996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迫近，受经济停滞和车臣战争之累，叶利钦的连任之路受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严峻挑战。在寡头的积极支持和策划之下，一场现代的、西方式的选举大战在俄罗斯上演。帮助叶利钦赢得选举之后，寡头们更加相信财富能够主宰权力。

3. 倒掉切尔诺梅尔金 140

寡头们试图在克里姆林宫创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现代公司式的政府，也就是说国家是一个公司，政府是公司的经理人，而为数不多的寡头则组成公司的董事会，他们具有最终的决策权。

4. 强人普京 144

1999年8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叶利钦的任命，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正式担任俄国总理。普京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形象，干练和果断的行政风格，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包括军方和强力部门的好感。寡头们要想摆布普京看来并不容易。

5. “赚钱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 152

普京和寡头之间不得干政的君子协定似乎束缚住了霍氏的抱负。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知名度的提升，霍氏的政治野心开始逐步暴露。“赚钱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建设社会才是有意义的。”他说。

6. 霍氏落马及斗争的延续 158

普京在隐忍中平衡各方利益，克里姆林宫布下的抓捕之网逐渐收拢。在这场一度被舆论视为俄罗斯两个最强大的男人之间的较量中，霍氏获胜的希望已越来越渺茫，但从长远来说，尚且年轻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也不是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

第五章 寡头政治的黄昏

179

寡头与普京之间的恩怨，在霍氏被捕之前就已展开。普京上台之后，对寡头势力展开的一系列打击，使俄罗斯猖獗一时的寡头政治逐渐步入黄昏。

1. 古辛斯基以身“试”法 181
2. 别列佐夫斯基兵败克宫 190
3. 阿布拉莫维奇：下一个目标？ 197

后记 斯大林和普京：极权主义的复兴？

201

财富：权力阴影下的扩张与收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场一度被舆论视为俄罗斯两个最强大的男人之间的较量中，霍多尔科夫斯基获胜的希望看上去越来越渺茫。由于长时间关押和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他的身体看上去有些憔悴，眼神则变得更加忧郁，并显得深不可测：这种眼神究竟预示着俄罗斯的某种未来，还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

事实上，早在叶利钦执政末期，俄罗斯社会出现的中派化趋势，就已注定了霍氏失败的命运，尽管在被捕前的几个月，他的形象看上去还是那么战无不胜。

抓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并不是普京政权第一次对俄寡头阶层采取行动。此前数年，有“克里姆林宫教父”之称的别列佐夫斯基及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就分别因违背与普京达成的“只可发财、必须交税、不准涉足政治”的协定而先后流亡。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则被舆论普遍视为普京对寡头阶层展开的第三轮打击。

从逻辑上看，霍氏与普京的对决迟早是要来临的。

2003年7月，尤科斯的重要股东、霍氏的长期合作伙伴列别杰夫被俄司法机关逮捕。此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

一方面是普京对尤科斯幕后的实际所有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迟迟未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可以选择逃亡从而避免局势激化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此时并没有选择逃亡，而是留在了莫斯科，并一如既往地从事反对普京的各种政治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在10月25日的那场颇似好莱坞大片，并令俄罗斯及国际社会舆论大哗的追捕行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霍氏本人并不是一个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抱负的人，那么，按照一般推测，他肯定是低估了普京的政治行动能力及在俄罗斯普通民众中所享有的威信和牢固的统治基础，但从他被捕前后的言论来看，他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并非一无所知。

2003年10月中旬，也就是在被捕前夕，霍多尔科夫斯基约见了自己的私人律师。据律师回忆，霍氏当时已知道自己将会被逮捕，并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在最终采取行动前，普京曾多次向霍氏发出警告，但所有这些都被霍氏本人一再忽视。

一向聪明过人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一个看上去明显对自己不利甚至具有毁灭性后果的选择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或许他本人根本就没有把这次被捕看作是自己财富及政治生涯的终结。

种种迹象表明，在通过各种非常手段获取巨额财富后，霍氏本人的政治野心开始逐步膨胀。早年，他并不是一个有太多政治幻想的人，“成为一家苏联工厂的厂长”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但随着财富的日益增长，尤其是当财富的增长对他个人已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而且，他还那么年轻，如

果的确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没有理由不为此赌上一把。即便是被捕，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本与普京继续周旋，而关押在监狱有可能增强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从而增加他未来的政治筹码。所有这一切，无疑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幻想的成份。

一位与霍氏相交 15 年的尤科斯同事这样评价他：“霍多尔科夫斯基宽阔的人格不允许他只做一个商人，坚定的意志、战略性的思考、管理上的天分，都使他向政治领域的过渡不可避免。”

最早从 2001 年起，他就开始对财富频频发表极为超脱的看法，“赚钱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建设社会才是有意义的”，而当他在最近一年表示将在 2007 年从尤科斯公司抽身而退时，从政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了。

据接近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人透露，霍氏近年来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改变自己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积累的恶名，重塑自己的声望和名声；二、在尤科斯内部进一步确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并与一家西方石油公司合并；三、推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变革。

政治方面，出人意料的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但没有像其他寡头那样选择沉默和低调，反而是直接走向了更危险的极端：与普京对抗。一方面，他不断斥巨资支持反对派政党，另一方面他在议会发展和拥有自己的代表。

除了政治野心，很难说这里面没有利益考虑。被捕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曾多次公开表示，在俄罗斯只有建立新民主，才能确保他及他在尤科斯的权益。的确，在俄罗斯，

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极权或极权残留的国家，财富总是生存在权力的阴影下。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反对普京是危险的，那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来说，选择退缩，可能同样也是危险的。

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不断批评普京政权，并借助列别杰夫事件指责普京是在向集权时代过渡。而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可能就是他要使俄罗斯变成一个纯粹的议会政治体系，总统成为礼仪性的国家元首，自己则出任政府总理的秘密计划。

这一计划过于疯狂，同时也使普京的忍耐走到极限。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势力，彻底浇灭其嚣张气焰，对于上任伊始，就以消除对俄罗斯社会及政经发展产生巨大危害的寡头政治为己任的普京来说，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普京并不急于下手，他在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他必须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

与别列佐夫斯基等不同，霍多尔科夫斯基无论在企业规模、资本实力还是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拥有其他寡头难以匹敌的地位和声望。其所掌控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是全俄第二大石油公司，2003年4月宣布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后（这一合并案已于最近宣布流产），更是成为全俄最大、全球第四大石油公司，其个人资产据《福布斯》杂志估计已逾80亿美元。在2003年初《福布斯》“全球10大最有影响力的富豪”排名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排在第7位。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令人瞠目的资金实力及对俄罗斯政经两界的强力渗透，使当局难以轻举妄动外，霍多尔科夫斯基还通过

一系列令人叹服的形象公关和企业运作，成功地摆脱了私有化时期惟利是图的“寡头”形象，一跃成为俄罗斯改革与现代化运动的符号性人物，其治理下的尤科斯公司成为俄罗斯最透明的现代化企业，同时由于其亲西方的立场和言论，霍氏本人还与西方各国政要来往密切，俨然以一副明星姿态赢得西方媒体的追捧。显然，一旦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展开行动，必然招致西方社会的强烈批评和反对。

随着俄罗斯杜马及总统大选日益临近，普京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影响。然而，也正是由于大选的临近，俄罗斯社会形势日趋明朗。各项民意测验显示，普京及依附普京的政党在大选中将遥遥领先，所谓总统大选只是他个人的表演。在确认自己不可动摇的统治基础和竞选前景后，普京以闪电般的方式对霍多尔科夫斯基采取了最坚决的行动。

毫无疑问，这只是普京上台以来其一贯政策的延续。自从1999年12月31日以黑马的方式出人意料地登上总统宝座以来，普京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就是限制甚至消除以所谓“金融工业集团”为代表的寡头阶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过于猖獗的势力和影响，使俄罗斯社会发展重新纳入到秩序化的轨道上来。

从政治层面上看，作为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从叶利钦手里接过来的，除了权力以外，还有两大更隐秘同时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格局。一个就是在叶利钦执政末期，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中派化政治情绪及趋向；另一个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实行大众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并在后来被叶利钦畸形倚重的寡

头力量的崛起。

1998年8月，俄罗斯暴发金融危机，此后叶利钦又更换了两届政府，并发起了车臣行动，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并没有发生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造成很大难堪。这不得不让多数分析家大跌眼镜。

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分析家后来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俄罗斯普通民众中出现了日益“中派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各方民意调查显示，左右两翼影响下降，极左极右更不成气候，而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地位则迅速上升。社会思潮的中派化，可以扼制“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使其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力量的崛起，则有利于社会稳定。

这种中派化趋势，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后遗症”的事例中是极为罕见的，尽管这不是叶利钦一手主导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这与叶利钦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罗斯政局中派化，并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和“中左”力量，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无论从政治理念还是行事风格上看，普京的出现无疑都是股“中派化”思潮逻辑发展的结果。

寡头政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叶利钦后期依靠寡头势力实现了社会稳定，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寡头势力也趁机垄断和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各个命脉，同时也将其势力渗透到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监督机制，寡头政